

虫角 历史的沉重 摸

■ 高飞 主编

人生本是一次旅程

每个旅游者必会自问

哪里是我生命中最灿烂的瞬间

这也许正是旅行的意义吧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江 童

中华典籍精荟

徐霞客游记·触摸历史的沉重

编 著 者	高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900 千
印 张	250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494-1/K·29
总 定 价	560.00 元
本册定价	8.4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人。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他出身在地主家庭,自小摒弃科举,醉心于旅游考察。自22岁起到去世前一年止,前后30多年中,步行10万里,足迹遍及相当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上海、天津等19个省、市。在考察过程中,他用日记形式留下了游记手稿。徐霞客逝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钱牧斋读了游记手稿和了解了徐霞客的事迹后,惊呼“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360年来,学者不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如今随着科教兴国的浪潮,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更加欣欣向荣,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徐学。

中国古代不乏声名远扬的大旅行家。汉代的张骞出使过西域,晋朝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都去过佛教圣地印度,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但这些人要么是奉帝王之命出行,要么是为了宗教信仰求取真经,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地理学的考察探索,只有徐霞客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地理学探险家之第一人。更让人钦佩的是,他的考察活动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支持,完全是自费进行的。

由于徐霞客崇高的爱国情操,不慕功名利禄的献身精神,

探真求实的科学作风,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徐霞客游记》博大精深的内容,徐霞客已定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华世纪坛中已位列 40 名人铜像之一。《徐霞客游记》则被评定为代表中华文化的 20 部著作之一,作为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科学家,举世无双的游圣,徐霞客是一位深受世人敬仰的“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伟大科学家。

我们出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您在阅读各地文化的过程中学习丰富的地理知识。本书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让您轻轻松松获得知识和信息。这套丛书将对您深入了解我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极大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浙游日记.....	(1)
江右游日记	(19)
滇游日记十三	(73)
鸡山志目	(83)
鸡山志略一	(84)
鸡山志略二	(86)
丽江纪略	(89)
法王缘起	(90)



浙游日记

浙即今浙江省境，古亦简称“越”，徐霞客曾遍游余杭、临安、桐庐、金体、兰溪等地。

徐霞客游浙江的时间是公元 1636 年。他从家乡江阴出发，由锡邑（今无锡市）、姑苏、昆山、青浦至杭州，再取道余杭、临安，下桐庐、兰溪，游金华三洞……，西行过衢州、常山，再进入江西省境。

9 月 19 日出发，直至 25 日才入浙境，一路行程匆匆。

10 月初一登西湖北岸之宝石山，历飞来峰、灵隐寺、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

到余杭临安之间，游三九山与洞山，对其两山之间的黑崖白峡、无水枯涨之迹描绘细致，对其洗石如雪之状甚为惊异。一日之内并游山中干、水两洞，对发现其水洞幽境，颇为满意。

最为精彩处，即是金华三洞之游。

赴洞途中，先游芙蓉峰、斗鸡岩、金星峰，一路美景，目不暇接。

然后游朝真、冰壶、双龙三洞。

他总结三洞特征，“朝真似一隙天光为奇，冰壶以万斛珠矶为异，而双龙则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

除此外，他还游讲堂洞、玲珑岩、思山祠、洞源寺。在此亦发现三洞：涌雪、白云、紫云。他推测赵相国所言“六洞灵山”



即指此地，而对“金华三洞”一说亦可修正为“六洞”。

接着乘舟西进，过衢州、常山，竟游于常山十五里（今亦名十五里）。

丙子（公元 1636 年）九月十九日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昭兄于土淩庄。

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二十日天未明，抵锡邑。比晓，先令人知会使知道王孝先，自往看王受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亦归。

余已醉，复同孝先酌于受时处。

孝先以顾东曙家书附囊口袋中。

时东曙为苍梧道，其乃郎伯昌所寄也。

饮至深夜，乃入舟。

二十一日人看孝先，复小酌。

上午发舟，暮过虎丘，泊于半塘。

二十二日早为仲昭市竹椅于半塘。

午过看文文老乃郎，并买物阖门。晚过葑门看含晖兄。一见辄涕泪交颐，不觉为之恻然。盖含晖遁迹吴门且十五年，余与仲昭屡访之。虽播迁之余，继以家荡子死，犹能风骚自遣；而兹则大异于前，以其孙之剥削无已，而继之以逆也。因复同小酌余舟，为余作与诸楚珣书，诸为横州守。夜半乃别。

二十三日复至阖门取染绉绸裱帖。

上午发舟。

七十里，晚至昆山。又十余里，出内村，下青洋江，绝江而



渡，泊于江东之小桥渡侧。

二十四日五鼓行。二十里至绿葭浜，天始明。午过青浦。

下午抵余山北，因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之塔凹而南。

先过一坏圃，则八年前中秋歌舞之地，所谓施子野之别墅也。

是年，子野绣圃征歌甫就，眉公同余过访，极其妖艳。不三年，余同长卿过，复寻其胜，则人亡琴在，已有易主之感。已售兵郎王念生。而今则断榭零垣，三顿停顿而三改其观，沧桑之变如此。越塔凹，则寺已无门，惟大钟犹悬树间，而山南徐氏别墅亦已转属。因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一号弘辩，一号安仁。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二十五日清晨，眉公已为余作二僧书，且修以仪。复留早膳，为书王忠弼乃堂母亲寿诗二纸，又以红香米写经大士馈余。

③

上午始行。

盖前犹东迂之道，而至是为西行之始也。

三里，过仁山。又西北三里，过天马山。又西三里，过横山。又西二里，过小昆山。又西三里入泖湖，绝流而西，掠泖寺而过。寺在中流，重台杰阁，方浮屠五层，辉映层波，亦泽国之一胜也。西入庆安桥，十里为章练塘。其地为长洲南境，亦万家之市也。又西十里为蒋家湾，已属嘉善。贪晚行，为听蟹群舟所惊，亟入丁家宅而泊。在嘉善北三十六里，即尚书改亭公之故里。

二十六日过二荡，十五里为西塘，亦大镇也，天始明。

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南过二荡，西五里为唐母村，始有桑。

又西南十三里为王江泾，其市愈盛。直西二十余里，出澜溪之中。西南十里为前马头，又十里为师姑桥。又八里，日尚未薄



崦嵫指太阳落山的地方，而计程去乌镇尚二十里，戒于萑苻，泊于十八里桥北之吴店村浜。其地属吴江。

二十七日平明行，二十里抵乌镇，入叩程尚甫。尚甫方游虎埠，两郎出晤。捐橐中资，酬其昔年书价，遂行。西南十八里，连市。又十八里，寒山桥。又十八里，新市。又十五里，曹村，未晚而泊。

二十八日南行二十五里，至唐栖，风甚利。

五十里，入北新关。又七里，抵棕木场，甫过午。令僮子入杭城，往曹木上解元家，询黄石翁行旋，犹未北至。

时木上亦往南雍，无从讯。因作书舟中，投其家，为返舟计。此后行踪修阻，无便鸿即通信也。晚过昭庆，复宿于舟。

二十九日复作寄仲昭兄与陈木叔全公书，静闻往游净慈、吴山。是日复宿于舟。

[4]

三十日早入城，市参寄归。午下舟，省行李之重者付归。余同静闻渡湖入涌金门，市铜炊、竹筒诸行具。晚从朝天门趋昭庆，浴而宿焉。是日复借湛融师银十两，以益游资。

十月初一日晴爽殊甚，而西北风颇厉。余同静闻登宝石山巅。巨石堆架者为落星石。西峰突石尤南江影，北眺皋亭、德清诸山，东瞰杭城万灶，靡不历历。下山五里，过岳王坟。十里至飞来峰，饭于市，即入峰下诸洞。

大约其峰自枫木岭东来，屏列灵隐之前，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昔黥于杨髡对和尚的鄙称之刊凿，今苦于游丐之喧污；而是时独诸丐寂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混乱，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

余遍历其下，复各扪其巅。

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



其峰昔属灵隐，今为张氏所有矣。

下山涉涧，即为灵隐。有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日精，久不一瞬。已入法轮殿，殿东新构罗汉殿，止得五百之半，其半尚待西构也。是日，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

为徘徊久之。

下午，由包园西登枫树岭，下至上天竺，出中、下二天竺。复循下天竺后，西循后山，得“三生石”，不特骨态嶙峋，而肤色亦清润。

度其处，正灵隐面屏之南麓也，自此东尽飞来，独擅灵秀矣。

自下天竺五里，出毛家步渡湖，日色已落西山，抵昭庆昏黑矣。

初二日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访何孝廉朴庵，先一日已入杭城矣。

初三日自余杭南门桥得担夫，出西门，沿苕溪北岸行。

十里，丁桥铺。又十里，渡马桥，则余杭、临安之界也。

〔其北可达径山。〕又二里为青山，居市甚盛。溪山渐合，又有二尖峰屏峙。一名紫薇，一名大山。十五里，山势复开。至十锦亭，一路从亭北西去者，于潜、徽州道也；从亭南西去者，即临安道也。从亭西南又一里，一石梁横跨溪上，曰长桥。越桥而南又一里，入临安东关。山西关，土城甚低，县廨颓隘。

外为吕家巷，阊阖反差盛于城。

又二里为皇潭，其阊阖与吕家巷同。其西路分南北，北者亦于潜之道即捷径，南者新城道也。

已而复循山向西南行，又八里为高坎，始通排简易木筏。



又三里，南入袅柳坞，复入山隘。五里为下圩桥。由桥南溯溪西上，二里为全张，一村皆张氏之房也。走分水者，以新岭为间道，以全张为迂道。余闻新岭路隘而无托宿，遂宿于全张之白玉庵。

僧意，余杭人也。

闻余好游，深夜篝灯淪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

初四日鸡鸣作饭，昧爽西行。二里，过桥，折而南又六里，上干坞岭。其岭甚坦夷，盖于潜之山西来过脉，东西皆崇山峻岭，独此峡中坳。

过脊处止丈余，南北叠踞而下，皆成稻畦。北流至下圩桥，由青山入苕；南流至沙宕，由新城入浙，不意平陀遂分两水。其山过东遂插天而起，曰五尖山。

五尖之东北即新岭矣。

循其西麓，又五里过唐家桥，则新城北界也。

白石崖山障其南。遂循水西南行，五里为华龙桥，有水自西坞来合。过桥，南越一小岭，二里至沙宕，前有一石梁跨涧，曰赵安桥，则入新城道也。由桥北西溯一涧，沿三九山北麓而入后叶坞。

“三九”之名，以东则从赵安桥南至朱村，北则从赵安桥西南至白粉墙，南则从白粉墙东南至朱村，三面皆九里也。由后叶坞九里至白粉墙，为三九山北来之脊。其脊亦甚坦夷，东流者由后叶出赵安桥，西流者由李王桥合朱村，此“三九”所以名山，亦以水绕无余也。

白粉墙之西二里，为罗村桥，有水自北来，有路亦岐而北，则新城道也。循水南行里许，为钵盂桥，有水西自龙门龕来。

〔龕有四仙传道岭，在桥西四里，乃于潜境。〕由桥北即转而东，里余复折而南。



其地东为三九，西为洞山，环坞一区，东西皆石峰嶙峋，黑如点漆，丹枫黄杏，翠竹青松，间错如绣，水之透壁而下者，洗石如雪，今虽久旱无溜即流水，而黑崖白峡，处处如悬匹练，心甚异之。二里，渡李王桥，遂至洞山之东麓。急置行李于吴氏先祠。令僮觅炊店，不得。有吴姓者二人至，一为余炊，一为赠烛游洞，余以鱼公书扇答之。

〔洞山者，自龙门龛南迤逦东来，其石棱锐纹叠。东南山半开二洞，正瞰桥下。〕余遂同静闻西向蹑山。

沿小涧而上，石皆峡蹲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声。涧两旁石片涌出田畦中，侧者成塍，突者成台，竹树透石而出，枝耸石上而不见其根，干压石巔而不见其窠出处。

再上，忽一大石当涧而立，端方无倚，而纹细如波縠之旋风，最为灵异。再上，修竹中有新建睢阳庙，雪峰之龛在焉。

[7]

一名灵隐庵。庵后危壁倚空，叠屏耸翠，屏之南即明洞也。如轩斯启，其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之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连卷也。〕中有一柱，上不至檐，檐下亦垂一石，下不至柱，上下相对，所不接者不盈咫。柱旁有树高撑，至檐端辄逊而外曲，翠色拂岩而上，黑石得之益章越加明显。再南即为幽洞。二洞并启，中间石壁，色轻红若桃花。洞口高悬，内若桥门之覆空，得呼声辄传响不绝，盖其内空峒无底也。廿丈之内，忽一转而北，一转而南。北者为干洞，拾级而上，如登即门槛蹑阁。

三十丈后，又转而南，辟一小阁，颇觉幽异。南者为水洞，一转即仙田成畦，塍界层层，水滴其中，不流不涸。人从塍上曲折而入，约廿丈，忽闻水声潺潺。透一小门而入，见一小溪自南来，至此破壑下坠，宛转无底，但闻其声。循溪而南，又过一峡。仍透小门而入，须从水中行，乃短衣去袜，溯水蹑流。又三



十丈，中有〔石，俱〕倒垂若莲花，下卷若象鼻者，平沙隘门，忽束忽敞。

〔正如荆溪白鹤洞，而白鹤潜伏山麓，得水为易，此洞高辟山巅，兼水尤奇耳。〕再入，则石洞既尽，汇水一方，水不甚深，又不知汇者何来，坠者何去也。及出洞，半日之间，已若隔世。

下山，饭于吴祠。乃溯南来之溪，二里至太平桥。桥西为高氏，桥东为吴氏，亦李王桥之吴氏之派也，亦有先祠甚宏畅。

时天色甚高，因担夫家近，欲归宿，托言马岭无宿店，遂止祠中。是日行仅三十五里，而所游二洞，以无意得之，岂不幸哉！是晚风吼云屯，达旦而止。

初五日鸡再鸣，令僮起炊。炊熟而归宿之担夫至，长随夫王二已逃矣。饭后又转觅一夫，久之后行。南二里，上马岭，约里许达其巅。

8

〔岭以北属新城，水亦出新城。岭南则属于潜，县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应渚埠出分水县。〕下马岭，南二里为内楮构树村坞，又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而南，家家以楮为业。随山坞西南七里，过兑口桥，岐分南北，〔北达于潜可四十里，〕南抵应渚埠十八里。兑口之水北自于潜、马岭之水东来，合而南去，路亦随之。八里，过板桥。桥下水自西坞来，与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达于潜及昌化。〕又南五里为保安坪。

又一里为玉涧桥，桥甚新整，居市亦盛，又名排石。

山始大开。

又东二里，止于唐家拱。

其地在应渚埠北二里，原无市肆，担夫以应埠之舟下桐庐者，必北曲而经此，遂止于溪畔。久之得桐庐舟。

〔盖应渚埠为于潜南界，溪之南即隶分水，于潜之水北经玉涧桥，昌化之水西自麻汉埠，俱会于应渚，而水势始大。〕



顾五洞桥而上，已不胜舟，麻汉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于潜水固不敌昌化也。〕时日已中，无肆觅米，欲觅之应埠，而舟不能待，遂趁之行。下舟东南行十里，为分水县。县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东南去，其西虽山势豁达，惟陆路八十里达于淳安。

余初欲从之行，为王奴遁去，不便于陆，仍就水道，反向东南行矣。去分水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十里为焦山，居市颇盛。已暮，不能买米，借舟人余米而炊。舟子顺流夜桨晚上行船，五十里，旧县，夜过半矣。

初六日鸡再鸣，鼓舟，晓出浙江，已桐庐城下矣。令僮子去买米。仍附其舟，十五里至滩上。米舟百艘，皆泊而待剥，余舟遂停。亟索饭，饭毕得一舟，别附而去，时已上午。又二里过清私口，又三里，人七里笼。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四十里，乌石关。又十里，止于（严州府）东关之逆旅。

⑨

初七日雾漫不辨咫尺，舟人饭而后行，上午复霁。七十里，至香头已暮。

香头，山北之大村落也，张、叶诸姓，簪纓颇盛。月明风利，二十里，泊于兰溪。

初八日早登浮桥，桥内外诸舡船鳞次紧紧相连，以勤王师自衢将至，封桥聚舟，不听不允许上下也。遂以行囊令顾仆守之南门旅肆中，余与静闻俱为金华三洞游。盖金华之山，横峙东西，郡城在其阳，浦江在其北，西垂尽处则为兰溪，东则义乌也。婺水东南从永康经郡之南门，而西北抵兰溪与衢江合。

余初欲陆行，见溪中有舟溯流而东，遂附之。

水流沙岸中，四山俱远，丹枫疏密，斗锦裁霞，映叠尤异。然北山突兀天表，若负，而背之东南行。问：“三洞何在？”

则曰：“在北。”问：“郡城何在？”则曰：“在南。”始悟三洞



不必至郡，若陆行半日，便可从中道而入，而时已从舟，无及矣。

四十五里至小溪，已暮，月色如洗。

又十五里登陆，投宿下马头之旅肆，以深夜闭门不纳。遇一王姓者，号敬川，高桥埠人。

将乘月归，见客无投宿处，因引至〔金华〕西门外，同宿于逆旅。

初九日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人兰溪西门，即过县前。县前如水，盖县君初物故物故即死亡物音也。

为歙人项人龙，辛未进士。五日之内，与父与子三人俱死于痢。又东上苏坊岭，岭颇平，阊阖指街市夹之。东下为四牌坊，自苏坊至此，街肆颇盛，南去即郡治矣。与王敬川同人歙人面肆，面甚佳，因一人兼两人饌。

仍出西门，即循城西北行，王犹依依，久之乃别。遂有冈陇高下，十里至罗店。问三洞何在，则曰西；见尖峰前倚，则在东。因执土人详询之，曰：“北山之半为鹿田寺。其东下之脉，南峙为芙蓉峰，即尖峰也，为郡龙之所由；萃其西下之脉，南结为三洞，三洞之西即兰溪界矣。”时欲由三洞返兰溪，恐东有余胜，遂望芙蓉而趋。自罗店东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峰之西，乃北山南麓之首刹也，今已凋落。而殿中犹有一碑，乃宋陆务观为智者大师重建兹寺所撰，而字即其手书。碑阴又镌务观与智者手牍数篇。碑楷牍行，俱有风致，〔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寺东又有芙蓉庵，有路可登芙蓉峰。

余以峰虽尖圆，高不及北山之半，遂舍之。

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岭，升陟峰坞，五里得清景庵。庵僧道修留饭，复引余由北坞登杨家山。山为此山南下之第二层，再下则芙蓉为第三层矣。



绕其西，从两山夹中北透而上，东为杨家山，有居民数十家；西为白望山，为仙人望白鹿处。

约共七里，则北山上倚于后，杨家山排列于前，中开平坞，巨石铺突，有因果级为台者，种竹列舍，为朱开府之山庄也。

朱名大典。

其东北石累累愈多，大者如狮象，小者如鹿豕，俱蹲伏平莽中，是为石浪，即初平叱石成羊处相传有董初平见白石乃叱喊“羊起”，白石遂变成羊群，岂今复化为石耶？

石上即为鹿田寺，寺以玉女驱鹿耕田得名。

殿前有石形似者，名驯鹿石。此寺其来已久，后为诸宦所蚕食，而郡公张朝瑞海州人，创殿存羊，屠赤水有《游纪》刻其间。

余至已下午，问斗鸡岩在其东，即同静闻二里东过山桥。山桥东下一里，两峰横夹，涧出其中，峰石皆片片排空赴涧，形若鸡冠怒起，溪流奔跃其下，亦一胜矣。由岩东下数里，为赤松宫，乃郡城东门所入之道，盖芙蓉峰之东坑也。

斗鸡岩上有樵者赵姓居之，指北山之巔有棋盘石，石后有西玉壶水从石下注，早时取以为雩祝求雨，极著灵验。时日已下春，与静闻亟从藁莽中攀援而上。上久之，忽闻呼声，盖赵樵见余误而西，复指东从积莽中行。约直蹶者二里，始至石畔。石前有平台，后耸叠块，中列室一楹，塑仙像于中，即此山之主。像后石室下有水一盆，盖即雩祝之水也。然其上尚有涧，泠泠从山顶而下。时日已欲堕，因溯流再跻，则石峡如门，水从中出，门上更得平壑，则所称西玉壶矣。闻其东尚有东玉壶，皆山头出水之壑。西玉壶之水，南下者由棋盘石而潜溢于三洞，北下者从里水源而出兰溪之北；东玉壶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宫而出金华，东下者出义乌，北下者出浦江，盖亦一郡分流之脊云。玉壶昔又名



盘泉，分耸于上者，今又称为三望尖，文之者为金星峰，总之所谓北山也。

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明月继辉，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洗涤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

即有登楼舒啸大声吼叫，酹斟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蹶万山之颠，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完全不同于尘世，不啻霄壤即天地之别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戏弄，威胁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太空，高天同游也耶！

徘徊久之，仍下二里，至盘石。又从莽棘中下二里，至斗鸡岩。

12

赵樵闻声，启户而出，亦以为居山以来所未有也。

复西上一里至山桥，又西二里至鹿田寺。僧瑞峰、从闻以余辈久不至，方分路遥呼，声震山谷。入寺，浴而就卧。

初十日鸡鸣起饭，天色已曙。瑞峰为余束炬数枚，与从闻分肩以从，从朱庄后西行一里，北而登岭。岭甚峻，约一里，有石耸突峰头。由石畔循北山而东，可达玉壶；由石畔逾峰而北，即朝真洞矣。洞门在高峰之上，西向穹然，下临深壑，壑中居舍环聚，恍疑避秦意即如桃花源中的人为避秦祸一样与世隔绝，不知从何而入。询之，即双龙洞外居人也。

盖北山自玉壶西来，中支至此而尽，后复生一支，西走兰溪。后支之层分而南者，一环而为龙洞坞，再环而为讲堂坞，三环而为玲珑岩坞，而金华之界，于是乎尽。玲珑岩之西，又环而为钮坑，则兰溪之东界矣；再环而为白坑，三环而为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于是乎尽。后支层绕中支，中支西尽，颓然下坠：一坠而朝真辟焉，其洞高峙而底燥；再坠而冰壶注焉，其洞深奥